

[美] 比尔·布莱森◎著
Bill Bryson
曾琳 赵菁◎译

布莱森 英语简史

The MOTHER

English and how it got that way

TONGUE

博学之作
《万物简史》的作者
带你笑游英语世界
最IN的英文 最far-out的历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The MOTHER TONGUE

English and how it got that way

布莱森英语简史

[美] 比尔·布莱森◎著

曾琳 赵菁◎译

Bill Bryso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莱森英语简史 / (美) 布莱森著; 曾琳, 赵菁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300-16735-0

I. ①布… II. ①布… ②曾… ③赵… III. ①英语—语言史 IV. ①H3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9075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诚英律师事务所 吴京菁律师
北京市证信律师事务所 李云翔律师

布莱森英语简史

[美] 比尔·布莱森 著

曾琳 赵菁 译

Bulaisen Yingyu Jian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 www. crup. com. cn](http://www.crup.com.cn)

[http:// www. ttrnet. com](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 × 230 mm 1/6开本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张 17 插页4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263 000

定 价 49.9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不管你英语专八，还是 GRE 满分，这份考题你肯定没做过！

1. 以下哪个词的意思是拈花惹草：

- A. fuck around B. fuck up C. fuck off

2. 穿越到 1623 年的英国，你在街上说出下面哪句话会被罚款，甚至判刑：

- A. upon my life B. by my troth
C. how do you do D. forgive us our trespasses

3. 哪些词是莎士比亚发明的：

- A. lonely B. leapfrog
C. international D. superman

4. 哪些是美国地名：

- A. Coldass Creek B. Climax
C. Potato Neck D. Why

5. 莎士比亚在遗嘱中用的是哪两个签名：

- A. Shakspare B. Shakspere C. Shakestaffe D. Shakspeare

6. French letters 是什么意思：

- A. 法国的信 B. 避孕套 C. 洛阳纸贵 D. 法国的纸

7. O.K. 第一次出现在出版物上, 是在 1839 年 3 月 23 日发行的_____。

A.《波士顿早报》 B.《华盛顿邮报》 C.《太阳报》

8. 直到亨利_____世即位之后, 英格兰才出现一位母语是英语的国王。

A. 三 B. 四 C. 五

9. Greece 是英译名, 请问它的本国名称是什么:

A. Ellinki Dimokratia B. Suomen Tasavalta
C. Zhonghua Renmin Gonghe Guo D. Shqipëri

10. 第一本《牛津英语大词典》的主编是:

A. 莫雷 B. 麦诺 C. 韦伯斯特

11. Irish promotion 是什么意思:

A. 爱尔兰人雄起 B. 降职 C. 振兴爱尔兰

12. 爱尔兰的第一官方语是:

A. 盖尔语 B. 英语 C. 法语 D. 威尔士语

13. 哪两大历史事件的发生, 促成了姓氏在英格兰的逐渐盛行:

A. 1739 年人头税的征收 B. 1413 年《增补法》的实施
C. 1765 年第一次工业革命 D. 1485 年圈地运动

14. 世界上第一个填字游戏, 出现在_____。

A.《太阳报》 B.《卫报》 C.《纽约世界报》

15. 下面哪句话可以表达你答不出题时的愤怒:

A. Your mama B. Make a nice day C. God's bread

答案如下:

1. 见第 14 章;
2. 见第 14 章;
3. 见第 5 章;
4. 见第 13 章;
5. 见第 8 章;

6. 见第 1 章;
7. 见第 11 章;
8. 见第 4 章;
9. 见第 13 章;
10. 见第 8 章;

11. 见第 1 章;
12. 见第 2 章;
13. 见第 13 章;
14. 见第 15 章;
15. 见第 14 章。

1 了不起的英文 001

英语的确已经逐渐成为世界通用语言。即使在法国这样一个下决心对英语说“不”的国家，面对英语的入侵也无能为力。

2 语言起源的“汪汪说”和“呜呜说” 011

法语里的狗“嗷嗷”(ouâ-ouâ)叫，意大利的狗则是“噗噗”(bu-bu)叫，韩国的狗是“哞哞”(meng-meng)叫，日本的狗则是“汪汪”(wan-wan)叫。

3 全球语言大混战 025

在卢森堡，人们在学校使用法语，而日常看报纸用德语。在巴拉圭，人们讲正事儿时说西班牙语，但是讲笑话时用瓜拉尼语，也就是印第安人的语言。

4 乡下农民叨咕的二流语 037

在莎士比亚时代，英语还没有征服不列颠诸岛。学者马来斯特绝对没有料到，就在 10 年内，英语将被带到美洲新大陆，在那里，它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

5 伟大的造字先生们 059

朵涵在其著作《我们的词》中提到，在坦克车的秘密实验中，政府鼓励人们把 tank（坦克）当成一个储存用的容器，于是 tank 就有了“容器”的意思。

6 全世界都走调 079

英国人会以连音的方式把 how do you do 说成 howjado，美国人则以 jeetjet 表达“你最近吃过东西了吗”，而以 lesskweet 表达“那么，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

7 绕晕你的方言 093

你是如何称呼圆形三明治的：a hero、a submarine、a hoagy、a torpedo、a garibaldi 还是 a poor boy？除了上述说法，英语中至少还有 6 种名称来表示圆形三明治，这些不同的说法让我们可以猜出人们来自何处。

8 无错不成字 111

有时候，英语中奇怪的拼写只是粗心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 abdomen（腹部）有 e，而 abdominal（腹部的）却没有；hearken（倾听）有 e，而 hark（听）却没有。

9 地道英语与蹩脚英语 127

当我们说到底什么是漂亮的英语，什么是蹩脚的英语时，很多都与我们的偏见和制约有关。直到 18 世纪，说 you was 都是对的，前提是 you 指的是一个人。

10 英语规律亦正亦邪 141

艾奇逊就认为 rank（臭气熏天的）和 rancid（令人作呕的）的基本意思是差不多的，但是从理论上，我们却不能说 eating rank butter（吃臭气熏天的黄油）和 wearing rancid socks（穿令人作呕的袜子）。

11 英语很无辜，美语很无奈 157

在英国，homely 是一个褒义词，表示朴实无华，但是在美语中则是形容丑陋的婉语。在英国，upstairs 是指第一层楼，但是在美语中指第二层。

12 我们自以为是的“英语” 177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引入了英语中的 nylon（尼龙）一词，但却变成了破烂、声名狼藉的意思，比如 nylon hotel（尼龙旅馆）指妓院，nylon beach（尼龙海滩）指裸体主义者嬉戏的海滩。

13 都怪那个惹祸上身的名字 195

Eight-Eight 小城名字的来历据说和城市的创建者有关，这个人某天翻了翻自己的口袋，发现刚好有 88 美分，于是给这里取名 Eight-Eight。更好笑的是，1948 年来自这个城市的选民中有 88 位投票给了杜鲁门，88 位投给了杜威。

14 咒骂本疯狂 215

对一个中国人最大的侮辱，就是骂他“王八蛋”。在挪威，devil（魔鬼）是最大的忌语，就相当于英语中的 fuck（妈的）。在南非的科隆（Xoxa）部落，最难听的脏话是 hlebesako，即你妈妈的耳朵。

15 文字里的玄机 227

有谁会注意到 two plus eleven（二加十一）和 one plus twelve（一加十二）不仅结果相同，而且用的字母也完全一样？

16 英语的未来 245

如果我们非要担心英语的未来，值得担心的可不是它不会四分五裂，而是它会不会变成一种统治全球的超级语言。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一种多么令人悲哀的损失！

译者后记 253

参考书目 255



The MOTHER TONGUE

了不起的英文

英语的确已经逐渐成为世界通用语言。即使在法国这样一个下决心对英语说“不”的国家，面对英语的入侵也无能为力。

当今世界有 3 亿人说英语，其余的人则在努力学习英语。至于学习的效果如何，客气地说，也只是好坏参半。

南斯拉夫某酒店打出了热情洋溢的宣传口号：“The flattening of underwear with pleasure is the job of the chambermaid. Turn to her straightaway.”（压平您愉快的内衣是服务员的工作，请直接找她。）这家酒店的英语宣传口号让人啼笑皆非，下面是世界各地出现过的错误英语指示牌的例子。

在东京的街头你会看到这样的交通提示：“When a passenger of the foot heave in sight, tootle the horn. Trumpet at him melodiously at first, but if he still obstacles your passage, then tootle him with vigor.”（当一只脚的乘客出现在眼前时，要按汽车喇叭。开始时给他吹段悠扬的小号；如果还不离开车道，就可以用力按喇叭。）

再看看一包产自意大利的方便食品的包装袋上的烹饪说明：“Besmear a backing pan, previously buttered with a good tomato sauce, and, after, dispose the cannelloni, lightly distanced between them in a only couch.”（在背部锅上涂满质量上乘的番茄酱，并混入黄油，之后，在盆里处理一下意大利肉卷，轻轻地在它们之间只涂一层。）

我肯定，写上面这条烹饪说明的人绝不想让自己蹩脚的英语妨碍消费者煮出美味的意大利面。事实上，英语的妙处之一似乎就在于此，即使你掌握的英语单词量再不够用，只要你有热情，哪怕是“用力按喇叭”那样的热情，你也能掷地有声。

老实说，英语对外国人来说可谓处处是陷阱，一不小心，说英语的人就会犯下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在英语中，一个小小的 fly 不仅表示一种讨厌的昆虫：苍蝇；还表示一种旅行的方式：乘飞机；同时还表示男士服装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配件：裤门襟。试想这怎么能让外国人不晕头转向呢。

要说好英语，外国人得知道：一个人说谎和说真话，虽然动词都是一个，但宾语谎话和真话之前的冠词就毫无理由地从 a 变成了 the (tell a lie & tell the truth)。表达“我压根儿就不介意”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句子都一样，只不过一个是肯定句，一个是否定句 (I could care less & I couldn't care less)。

你在商店里如果看到这样的英语标志：All items not on sale，那么这句话的字面意思虽然是“所有商品都不打折”，但是真正的意思却是“只有部分商品打折”。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的理解 How do you do? 是“你怎么做？”，那么外国人难免会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怎么做什么啊？”(How do I do what?)，而这样的回答一定会让人大跌眼镜。

英国人和美国人也会鸡同鸭讲

英语之复杂就连母语为英语的人也不能总是做到有效沟通，这一点，初到英国的美国人都深有体会。来听听《牛津英语大词典》的编辑罗伯特·伯奇菲尔德 (Robert Burchfield) 的高见吧：“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在未来 200 年里，这种差异将增大到使两国人民无法再相互理解的程度。”此言一出，便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发生的可能。不过，即使到了 22 世纪，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鸡同鸭讲了，其他国家和地区要是继续以现在的速度吸收英语，似乎也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德国人开始直接引用英语单词 **ein Image Problem**（形象问题）以及 **das Cash-Flow**（现金流）；波兰人把电视说成 **talewizja**（源自英文的 **television**）；西班牙人用 **flirt** 表示打情骂俏；澳大利亚人把麦当劳的麦香鸡堡说成 **Big Mäcs**（与英文的 **Big Macs** 相同）；日本人去野餐说 **pikunikku**（英语当中的“picnic”已经演变成为日语的一个词，发音与英语原词相同）。

且不论这些现象的结果是好是坏，仅就现象本身来说，英语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的国际语言，同时也是商业、科学、教育、政治和流行音乐领域的通用语言。在 168 个国家的航班中，有 157 个国家航班以英语为接待语言。欧洲自由贸易协会（EFTA）的成员国都用英语进行商务活动，虽然这些国家没一个是讲英语的。当来自欧洲的法国、意大利、德国和瑞士于 1977 年合资成立卡车制造企业——依维柯时，他们一致同意选择英语作为工作语言。正如其中一位颇具见地的创立人所说：“（说英语的话）大家就都没有什么优势了。”

出于同样的理由，当 1988 年瑞典的阿西亚公司（ASEA）和瑞士的布朗·勃瑞瑞公司（Brown Boveri）合并 ABB 时，也把英语定为公司的的工作语言。同样，大众汽车在上海设立工厂时发现很少有德国人会讲中文，而能说德语的中国人也很稀缺。最终，上海大众的德国工程师们和中国的经理们只能说他们都不怎么熟悉的语言：英语。在比利时，人们过去说法语和荷兰语，但是，我最近去布鲁塞尔机场时，发现 50 多个海报和广告牌用的都是英语，没一个是法语或者荷兰语。

英语的确已经逐渐成为世界通用语言。即使在法国，一个下决心对英语说“不”的国家，面对英语的入侵也无能为力。1989 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无奈地宣布：从今以后，研究所发行的重量级国际医学评论期刊只刊登英语文章，因为能读懂法语的人太少了。

总而言之，英语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产业。“英语就和出口商品一样，是一个巨大的产业。”牛津大学的伦道夫·夸克（Randolph Quirk）说，“既然是一个产业，你可能会说，英语也存在‘售后服务问题’，出口的英语听起来也可能相当别扭；不过，无论怎样，英语这个产业的生产线在畅通无阻地运行着。”在中国，学英语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的人口总数。

从词汇窥探文化

人们常说，英语和其他语言最大的区别在于英语的海量词汇。《新韦氏国际大词典》第三版中收录了 45 万个词条，改版的《牛津英语大词典》收录了 61.5 万个词条。不过，这些词典收录的还只是英语词汇的一部分。总的来看，英语有 20 万个常用词，德语常用词的数量是 18.4 万个，而法语只有 10 万。

英语丰富的词汇和大量的同义词使英语可以表达出其他语言很难表达的细微差别。比如，法语就不能区别：房子（house）和家（home）、心智（mind）和头脑（brain）、男人（man）和绅士（gentleman），以及我写了（I wrote）和我已经写了（I have written）这样的时态差别。西班牙语就没办法区分主席（chairman）和总裁（president），意大利语中则没有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这个词。再说说俄语，这种语言中没有表达效率（efficiency）、挑战（challenge）、订婚戒指（engagement ring）、玩得开心（have fun）或者保重（take care）这样的词。字典专家查尔顿·莱尔德（Charlton Laird）谈到，英语是唯一一种需要出版类似《罗格斯同义词词典》（*Roget's Thesaurus*）这类词典的语言。“说其他语言的人，很少有人知道还有这类词典的存在。”

另一方面，其他的语言也有一些词语是英语没有的。法语和德语可以区分“通过认知获得的知识”和“通过理解获得的知识”；葡萄牙语中有区分“内角”和“外角”的单词；罗马语可以区分“漏”和“渗”；而在意大利语中居然有词汇可以表达潮湿的玻璃杯留在桌子上的印迹；在苏格兰盖尔语中，居然夸张到可以用一个单词表达在小口喝威士忌前上嘴唇所感到的那种痒痒的感觉。英语中没有词汇可以对应丹麦语中表达立刻感到满足和舒适的 *hygge*，法语中表达沉静的 *sang-froid*，俄语中表达公开性的 *glasnost* 以及西班牙语中表达雄性的 *macho*。因此，英语必须从外来语中吸收更多的词汇，否则就表达不出一些特殊的含义。

不过，其他语言中的有些单词，我们宁愿英语中没有。德语中有一个词是 *schadenfreude*，意思大概是幸灾乐祸，这让我们领会到德国人的敏感以及他们造词的多样性。同样，苏格兰高地有一个词是 *sgìomlaireachd*，意为在别人用餐时拜访他人的习惯，这个词不仅奇怪，而且很难拼读。这也让我们看到了高地生活

的不易，以及高地词汇的诡异。

当然，每一种语言都是因为使用需要而应运而生的，因此某一种语言在某个领域的表达会更为丰富。这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爱斯基摩语中有 50 个描写不同类型雪的词，但奇怪的是，其中没有一个是表达“雪”本身的，他们有脆雪、软雪、新雪和旧雪，但是就是没有“雪”。

我们可能已经猜到意大利人会用不同的词来描述通心粉。不过，有些描述通心粉的词一经翻译，就不那么诱人了，比如 *strozzapreti*（被勒死的神父）、*vermicelli*（小蠕虫）、大家熟悉的 *spaghetti*（细绳），而 *muscatel* 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则是酒里有苍蝇。至此，你可能会断定意大利人的美食实在是出位。不过，如果说意大利语中的食品名称倒人胃口的话，英语中的 *hot dogs*（热狗）、*toad-in-the-hole*（烤香肠）的字面意思则更加让人难以理解，还有 *spotted dick*（一种撒了葡萄干的甜点）和 *faggots in gravy*（肉汁碎肉卷）也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了。^①

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居民，有一百多个表达山芋的词，而新西兰的毛利人有 35 个表达牛粪的词（读者千万别问我为什么）。阿拉伯人则有 6 000 个关于骆驼和相关设备的词（多少让人难以置信）。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土著为每一种树起了名字，可偏偏就是没有一个词的意思是“树”。让人心酸的是，智利的阿劳坎印第安人用不同的词描述不同程度的饥饿。

即使是说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地区和民族间也存在着很多差异。伦敦居民对于极端气候的理解肯定比不上美国中西部的居民。英国人所称的 *bizzard*（暴风雪），在美国的伊利诺伊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只能称 *flurry*（小阵雪）。虽然英国夏季的温度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已算是舒适的，但我现在还珍藏着一张伦敦的报纸，头条赫然写着：21 摄氏度的高温炙烤着英国人！

英语哪里了不起

英语与其他语言的区别还在于它的灵活性。英语的语序尤其灵活，而且英语

^① *toad-in-the-hole*直译为：癞蛤蟆进洞；*Spotted dick*中*dick*常指男性阴茎；*faggots in gravy*中*faggot*除“肉丸”之意外，也常指“男同性恋”。

中的主动和被动语态可以随意转换。我们可以说“我踢了那只狗”(**I kicked the dog**)，我们也可以说“那只狗让我踢了一脚”(**The dog was kicked by me**)。这样的转换在其他一些语言中是无法实现的。同样，德国人只能说 **ich singe**，法国人只能说 **je chante**，而英国人可以说 **I sing** (我唱歌)、**I do sing** (我确实会唱歌) 和 **I am singing** (我正在唱歌)。

英语的另一个优点是同一个词既可以是名词又可以是动词，这类词在英语中不胜枚举。比如：**drink** (喝)、**fight** (战斗 / 打仗)、**fire** (火灾 / 起火)、**sleep** (睡眠 / 睡觉)、**run** (跑步 / 奔跑)、**fund** (资金 / 资助)、**look** (眼神 / 看)、**act** (行为 / 行动)、**view** (视角 / 观看)、**ape** (猿猴 / 模仿)、**silence** (沉默 / 使安静)、**worship** (膜拜 / 崇拜)、**copy** (复印件 / 复印)、**blame** (责备 / 责怪)、**comfort** (舒适 / 安慰)、**reach** (可及之处 / 触到)、**like** (喜好 / 喜欢)、**dislike** (厌恶 / 讨厌) 等。其他的语言偶尔也会有丰富的用法，比如德语中的 **auf** 意为 **on**、**in**、**upon**、**at**、**toward**、**for**、**to** 和 **upward**，不过这种情况实属罕见。

英语的多样性导致了语法规则的繁多。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母语是英语的人也很难自信地宣称自己能够说清楚补语 (**complement**) 和谓语 (**predicate**) 之间的区别，或是完整不定式 (**full infinitive**) 和原形不定式 (**bare infinitive**) 的区别。这其中的原因是英语的语法是仿照拉丁语的。在 17 世纪，拉丁语被视为世界上最纯正、最优美的语言。

话虽如此，拉丁语毕竟是另一种语言。把一种语言的语法强加到另一种语言上就好比穿着溜冰鞋打棒球，怪诞无比。在 **I am swimming** (我在游泳) 这句话中，**swimming** 是现在分词；而在 **Swimming is good for you** (游泳对你有好处) 这句话中，**swimming** 是动名词。可是，这两个“游泳”其实完全一样。

英语还有一个优势 (不过这一点颇具争议)，单词的拼写和发音相对简单。虽然英语当中也不乏不合常规的地方，但是基本上很少有成串的辅音和诵经一般的语调变化，这使英语比其他语言更加容易上口。比如中国广东话中的“是”的发音是 **hea** (嗨)，如果不小心声调走偏，就会变成“女性的阴部”，这之间可能引发的混乱就只有靠读者去想象了。

在其他的语言中，拼写是很大的难题。比如威尔士语的啤酒是 *cwrw*，这在英语中无论如何也见不到。不过，和爱尔兰盖尔语相比，威尔士语的奇特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盖尔语的拼写和发音不同得让人觉得，这种语言的设计者们只有分工没有协作，他们各自闭门造车，最后也没能解决一些深层的语义问题。盖尔语的 *geimhreadh* 是冬天的意思，如果按照英语的读音习惯去拼读这个词，那么和盖尔语标准的读音一定大相径庭。这样的例子在盖尔语中很多，相形之下，威尔士人把 *cwrw* 读成 *koo-roo*，看起来还是很能让人理解的。

所有的语言在发音上都存在固化的偏见现象。比如一般说英语的人看到 *tchst*、*sthm*、*tchph* 这样的字母组合肯定会认为这些组合没办法读出来。不过，看看下面的单词：*matchstick*（火柴）、*asthma*（哮喘）、*catchphrase*（标语），这些词中就包含了我们以为无法读出的组合。无论是在发音，还是在语言的其他方面，人们在分析评价时都难免加上自己的偏见。你从不会听人说：“是啊，我们的语言确实落后，表达不方便，真想好好琢磨一下，使我们的语言更加优美。”

我们在评判其他语言时总和我们评判他国文化时持有大致相同的态度，即心怀轻视。在日语中，“外国人”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外国人的头发有臭味；在捷克语中，一个匈牙利人是“一粒丘疹”；德国人则把法国人称为“蟑螂”；而法国人把西班牙人称为“虱子”。英语中有不告而别（*take French leave*）一说，意大利人和挪威人则说“像英国人那样分手”（*departing like an Englishman*），德国人说“像荷兰人一样跑掉”（*running like a Dutchman*）。意大利人把梅毒称为法国人的疾病，而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把欺诈行为说成美国式欺诈。比利时的出租车司机把小费给得少的人称为“英国佬”。法语中“来自伯明翰”表示“闷得要死”。

英语中还有“酒后之勇”（*Dutch courage*，荷兰人的勇气）、“避孕套”（*French letters*，法国的信）和“让车在外面淋雨”（*Mexican carwash*，墨西哥式洗车），等类似的词。20 世纪末，很多俏皮话都和爱尔兰有关。比如，爱尔兰升职（*Irish promotion*）是降职的意思；爱尔兰美女（*An Irish beauty*）就是黑眼睛的姑娘。

即使是语言研究权威，要举出类似上面这样的实例也不太容易。很多关于英